

维吾尔语汉语借词新探

陈世明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维吾尔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和汉族人民或密切往来, 或杂居一处, 在长期的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借入了大量汉语词语, 使汉语借词在维吾尔语词汇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本文通过大量翔实可靠的语言事实, 论述了汉语借词进入维吾尔语的历史过程、汉语借词的特点和发展状况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关键词: 汉语借词; 研究; 维吾尔语

中图分类号: H 2.2

文献标识码: A

维吾尔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和汉族人民或密切往来, 或杂居一处, 在长期的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借入了大量汉语词语, 使汉语借词在维吾尔语词汇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从而丰富了维吾尔语词汇。正如原苏联维吾尔语语言学家卡依达洛夫在他 1963 年出版的《维吾尔语词汇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维吾尔语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 在它的词汇中含有大量的汉语借词。”^[1]

“与维吾尔语中其他语言的借词相比较, 汉语借词进入维吾尔语的时间最早。”^[2]也就是说, 维吾尔族人民早在使用突厥语和回鹘语时, 汉语词语就被借了进来, 而且这些汉语借词基本上都保留着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 与后来进入的汉语借词在语音上不尽相同, 如像从突厥文和回鹘文文献以及《古代突厥语词典》、《回鹘文词汇集》中发现的汉语借词 tux (薰)、 $\square\blacklozenge\square\blacklozenge\square\blacklozenge\text{er}$ (公主)、 $\blacklozenge\blacklozenge\blacklozenge\square$ (都督)、 $\bullet\text{er}\blacklozenge\square$ (将军)、 $t\square\text{er}\blacklozenge$ (道人)、 $\square\blacklozenge\square\blacklozenge$ (篁篻)、 $\blacklozenge\text{er}\square\square\blacklozenge\text{er}$ (忏悔)、 $\text{er}\blacklozenge\square\blacklozenge\square$ (珍珠) 等。^[3]

公元 8-10 世纪, 一批佛教典籍由汉文译成维吾尔文。因此, 一批与佛教文化有关的汉语词语进入了维吾尔语, 在维吾尔语中安家落户。尽管维吾尔人十一世纪以后信仰了伊斯兰教, 但这些词语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有的仍在使用, 如像 $\square\blacklozenge\bullet\text{er}$ (菩萨)、 $\text{er}\blacklozenge\square\bullet\text{er}$ (佛僧)、 $\text{er}\blacklozenge\square\text{er}\text{er}$ (佛)、 $\bullet\text{er}\square\blacklozenge\bullet$ (三藏)、 $\blacklozenge\blacklozenge\blacklozenge$ (弟子)、 $\text{er}\square\text{er}\text{er}$ (和尚)、 erer (香) 等。^[3]

进入维吾尔语的汉语借词, 不仅时间早, 数量多, 而且意义范围也相当广泛, 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全方位地反映出维汉两个民族之间丰富的交际和交流内容。从清代维吾尔族历史学家、拜城人毛拉穆萨·赛拉米的《安宁史》以及《古代突厥语词典》、《五体清文鉴》中的汉语借词,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如像 $\text{er}\text{er}\text{er}$ (衙役)、 $\text{er}\blacklozenge\square\text{er}$ (县官)、 $\square\square\blacklozenge\text{er}$ (道台)、 $\text{er}\text{er}\text{er}$ (乡约)、 $\square\text{er}\text{er}$ (档案)、 $\text{er}\square$ (硝)、 erer (矿)、 $\text{er}\square\text{er}$ (膏药)、 $\square\text{er}\square\text{er}\blacklozenge\text{er}$ (买卖人)、 $\square\text{er}\text{er}\blacklozenge\text{er}$ (掌柜的)、 $\square\blacklozenge\blacklozenge$ (铺子)、 $\text{er}\square\text{er}$ (烧房)、 $\text{er}\square\square\blacklozenge$ (元宝)、 $\bullet\square\square\blacklozenge\text{er}$ (老人家)、 $\text{er}\blacklozenge\square\text{er}$ (贵妃)、 $\square\text{er}\text{er}\text{er}$ (庄

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新词时，主要借用的是表示具体事物或具体概念的名词，或者是表示度量衡单位的词，很少借用形容词、数词，更不借用动词，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的形容词、数词和动词都相当稳定。但进入维吾尔语的汉语借词却不是这样，其中不仅有动词，如像 ئۆتۈش （过堂）、 ئۆچۈش （清）、 ئېلىش （听）、 ياردەم （帮）、 قازاق （罚）、 چاقىش （押）等，甚至还有短语，如像 ئۆچۈش （倒霉了）、 ئۆچۈش （急了）、 ئۆچۈش （不动弹）、 ئۆچۈش （害人的）等。

大量汉语借词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地与维吾尔语语音规律、构词规律和语法规则相吻合，在维吾尔语中已经根深蒂固，使人几乎辨认不出它们是外来词，所以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尤其是在民间文学作品中，汉语借词的使用情况是很普遍的。这里仅举两例：

衙门的屋顶，

露出松木椽子；

越 衙 逃 跑 的 ，

是沙迪尔好汉子。

帕塔木的房子，

房子里有她做的馓子，

我吃过她做的馓子，

还是没有变样子。

第一首诗中的 (衙门)、 (椽子)、 (好汉子) 和第二首诗中的 (房子)、 (徽子)、 (样子) 都是汉语借词。

但是，建国 50 多年以来，汉语词语在借入、使用和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受到了来自某些方面的干扰和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illegible]

由于受左倾思想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或由于对词语规范的认识不足,大量既符合社会交际

需要，又符合维吾尔语语音结构规律和构词规律，已经在维吾尔语中深深扎下根的汉语借词渐渐被其他语言的词语所代替，废弃不用。这种现象突出地表现在 80 年代。譬如说， ئۇنىۋېرسىتېت （大学）、 $\text{يېڭى ئىشلەپچىقىرىش ئورگىنى}$ （公社）、 ئۇنىۋېرسىتېت （大队）、 ئىشەنچلىك كۈچى （小队）、 يېزىشچى （书记）、 ئۇنىۋېرسىتېت （芭蕉）等词，^[6]自借入维吾尔语以来，由于使用率高，而且又符合维吾尔语的发展规律，维吾尔族群众对它们有了认同感，并不感到异样。这些词均被以往出版的《维语词典》或《维汉语词典》所收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也于 80 年代中期将它们列入规范化词语，分期刊载在维文版《语言与翻译》上，语言学家们还将它们收录到权威性工具书《维吾尔语详解词典》。但在实际使用中，比如像在牌匾上，在报刊上，在图书中，或在口头交际中，这些词却往往被俄语或其他语言的词语所代替， ئۇنىۋېرسىتېت 成了 ئۇنىۋېرسىتېت （←отряд） $\text{يېڭى ئىشلەپچىقىرىش ئورگىنى}$ 成了 $\text{كوممۇنىستىك ئورگىنى}$ （←отряд）， ئۇنىۋېرسىتېت 成了 ئۇنىۋېرسىتېت （←отряд）， يېزىشچى 成了 يېزىشچى （←отряд）， ئۇنىۋېرسىتېت 成了 ئۇنىۋېرسىتېت （←отряд）等。而 $\text{يېڭى ئىشلەپچىقىرىش ئورگىنى}$ （综合大学；学校）、 $\text{كوممۇنىستىك ئورگىنى}$ （公社，社团；下层行政单位）、 отряд （队伍，支队，中队；科目）、 يېزىشچى （秘书、书记；记录员）、 bahah （香蕉树，芭蕉属；香蕉）^[7]又不能准确地反映出被代替词语的基本含义和本质特点。

借用外来词是丰富语言词汇的重要方法之一。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需要从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借用自己所需要的词语，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废弃一些经使用仍不能与本民族语言内部发展规律相适应的词，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但如果废弃那些根据需要借用的、意义已经相当具体和明确，并且已经在本族语言中扎下了根，具有了一定群众基础的词语，这对语言的发展是有害而无利的。

- [1] [苏] 卡依达洛夫. 维吾尔语词汇学[M]. 阿拉木图: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 1963: 82.
- [2] [苏] 艾·纳吉甫. 现代维吾尔语[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系, 1980: 13.
- [3] 陈宗振. 关于维吾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的探讨[A]. 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C]. 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2: 511-524.
- [4] 加拉拉丁·拜合拉木. 浑泉[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
- [5] 毛泽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 民族出版社, 1976: 44.

- [6] 以上例词均引自《维吾尔语详解词典》[M]. 民族出版社, 1990.
[7] 俄语词及其释义引自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编《大俄汉词典》[M]. 商务印书馆. 1985.

New Research on Chinese Loan Words in Uyghur Language

CHEN Shi-ming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ies Research Center,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Uyghur people have communicated frequently or have lived mixedly with the Han people from ancient time in Xinjiang. During the course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cultural intercommunication in the long term, a lot of Chinese words appear and gradually have a place in the Uyghur languag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words entering into the Uyghur language, the character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oan words, and some troubles of Chinese loan words in practice.

Key Words: Chinese loan words; Uyghur Language

收稿日期: 2003-4-15

作者简介: 陈世明 (1941—), 男 (汉族), 新疆乌鲁木齐市人,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双语和地方文献研究。